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第二八〇册

明倫彙編

官常典

宗人府部

吏部部

戶部部

卷五
三
二
一

古今圖書集成

古今圖書集成

遼

耶律敵祿

耶律蒲古

耶律信先

耶律良

耶律特麼

耶律仙童

耶律阿息保

宋一

趙德彝

趙孚

趙安仁

趙良規

趙允弼

趙克繼

趙克己

趙叔韶

趙師民

趙君錫

趙宗崧

趙子滄

趙子砥

趙子晝

趙子瀟

趙士晤

趙不羣

趙士嶠

趙善譽

趙希言

趙希擇

趙不憲

趙叔近

趙叔向

耶律良

按遼史本傳良字習撲小字蘇著帳郎君之後生於乾州讀書醫巫閭山學既博將入南山肄業友人止

之曰爾無僕御驅馳千里縱聞見過人年亦垂暮今若卽仕已有餘地良曰窮通命也非爾所知不聽畱

數年而歸重熙中補寢殿小底尋爲燕趙國王近侍

以家貧詔乘廄馬遷修起居注會獵秋山良進秋游賦上嘉之清寧中上幸鴨子河作捕魚賦由是寵遇

稍隆遷知制誥兼知部署司事奏詩請編御製詩文目

日清寧集上命良詩爲慶會集親製其序頃之爲敦

睦宮使兼權知皇太后宮諸局事良聞重元與子涅魯古謀亂以帝篤於親愛不敢違奏密言於皇太后

太后託疾召帝白其事帝謂良曰汝欲間我骨肉邪

良奏曰臣若妄言甘伏斧鎗陛下不早備恐墮賊計

如召涅魯古不來可卜其事帝從其言使者及門涅魯古意欲害之羈於帳下使者以佩刀斷帶而出馳

至行宮以狀聞帝始信亂平以功遷漢人行宮都部

署咸雍初同知南院樞密使事爲惕隱出知中京留

守事未幾卒帝嗟悼遣重臣賄祭給葬具追封遼西

郡王謚曰忠成

耶律特麼

按遼史本傳特麼季父房之後重熙間爲北苑累遷六部秃里太尉大安四年爲倒撻嶺節度使頃之爲禁軍都監是冬討磨古斯斬首二千餘級十年復討之旣捷授南院宣徽使壽隆元年爲北院大王四年

知黃龍府事薨

耶律仙童

按遼史本傳仙童仲父房之後重熙初爲宿直官累

遷惕隱都監以寬厚稱蒲奴里叛仙童爲五國節度

使率師討之擒其帥陶得里又擊烏隗叛降其衆改

彰國軍節度使拜北院大王清寧二年知黃龍府事

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歷忠順武定二軍節度

使致仕封蔣國公咸雍初徙封許國卒

耶律阿息保

按遼史本傳阿息保字特里典五院部人祖胡劣太子時徙居西北部世爲招討司吏阿息保慷慨有大志年十六以才幹補內史天慶初轉樞密院侍御金人起兵城境上遣阿息保問之金人曰若歸阿疎敢不聽命阿疎具以聞金兵陷寧江州邊兵屢敗遣阿息保與耶律章奴等齋書而東冀以脅降阿息保曰臣前使依詔開諭略無所居將還謂臣曰若所請不遂無相見今臣請獨往不聽將行別蕭得里底曰不肖適異國必無生還願公善輔國家既至阿息保見執久乃遁歸及天祚敗績遷都巡捕使六年從阿疎討耶律章奴加領軍衛大將軍阿疎將兵而東阿疎被擒因阿疎有舊得免時阿疎頗好殺阿息保謂曰欲舉大事何以殺爲由是全活者衆會阿疎敗乃還以戰失利囚中京數歲保大二年金兵至中京始出獄尋爲敵烈皮室詳穩是時魏王淳僧號屢遣人以書來招阿息保封書以獻因陳曰東兵甚銳未可輕敵及石蠻鐸之敗天祚奔竄名阿息保不時至疑有一心并怒爲淳所招殺之初阿息保知國將亡前

後諫甚切及死以非罪人尤惜之

朱一

按宋史魏悼王廷美傳魏王子德彝字可久太祖召

鞠於宮中德隆卒授右千牛衛大將軍封長寧郡侯

代兄德隆判沂州時年十九飛蝗入境吏民請坎墳

火焚之德彝曰上天降災守臣之罪也乃責躬引咎

齊戒致禱既而蝗自殞儒生乙恕者郊居肄業一日

有尸橫舍下所司捕恕抵獄將寘於法德彝疑其冤

命他司按之無異因令緩刑以俟未幾果獲殺人者

恕遂得釋進封郡公淳化四年爲右監門衛大將軍

遷左武衛大將軍改封廣平部民詣闕乞畱有詔嘉

獎真宗初召還咸平二年命判滁州與德恭並畱不

遣三年授徐州刺史累遷保信軍節度觀察畱後大

中祥符八年卒年四十九上謚奠廢朝二日贈昭信

軍節度使追封信都郡王謚安簡

趙孚

按宋史趙安仁傳安仁字樂道河南洛陽人曾祖武

唐虢州刺史孚字大信周顯德初舉進士調補開

封尉乾德中爲浦江令持父喪服闋攝永寧令會親

征太原部送本邑糧餉民懷其惠列狀以聞即真授

其任擢宗正丞開寶中初置衣庫令孚主之俄坐事

連逮抵罪語見趙普傳太宗卽位起爲國子監丞知

袁州還知開封府司錄參軍事受詔與殿中侍御史

柴成務供奉官葛彥恭殿直郭載行視黃河分南北

岸按行復遙隄以糾端決爭言治遙隄不如分水勢

於是建議於澶滑二州立分水之制時決河未平重

惜民力而寢焉朝廷議行封禪孚上封禪頒召拜祕書丞賜魚符受詔鞫開封獄得其非辜者卽日授推

官遷監察御史出知舒州改殿中侍御史雍熙中詔

詢文武禦戎之策孚奏議曰臣愚以爲不可干戈不

勞飛輓爲萬世之利者敢獻其說惟明主擇之古者

兵交使在其間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蓋信義不可

廢也昔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而有苗格又仲尼

曰有能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只如井門一方歷

代難取聖襟英斷一舉成功當其逆城危於累卵生

屯戍邊陲故非獲已暴露原野豈是願爲欲望朝廷

聚懷伏而陛下猶遺通事舍人薛文寶入城諭之日

者北邊來賓全燕猶梗再興軍旅將復土疆臣竊計

通達國信近鑿唐高祖之降禮遠法周古公之讓地

聖人以百姓之心爲心君子見幾而作論以禍福示

以恩威議定邊疆未息征戰養民事天濟時利物莫

過於此臣又計彼雖嗜好不同然去危就安厭勞喜

逸亦人情之所同也上嘉之雍熙中廷策貢士而安

仁預爲考會賜金紫因顧安仁問孚年幾安仁曰臣

父年六十二上曰孚名士也亟召對亦賜金紫明年

卒

趙安仁

按宋史本傳安仁字樂道河南洛陽人生而穎悟幼時執筆能大字十三通經傳大旨早以文藝稱趙普沈倫李昉石熙載咸推獎之雍熙一年登進士第梓州榷鹽院判官以親老弗果往會國子監刻五經正義板本以安仁善楷隸遂奏留書之歷大理評事光祿寺丞召試翰林以著作佐郎直集賢院賜絳時

王侯內戚家多以銘誄爲托太宗製九絃琴五絃阮時多獻賦頌上嘉文物之盛悉閱覽訂其工拙時稱安仁李諤楊億辭雅贍召詣中書獎諭翌日改遷太常丞真宗卽位拜右正言預重修太祖實錄上出師大名安仁上疏曰臣以爲有急務者三大要者五急務三者其一激勵戎臣舉勸懲之典其二振救邊民行優恤之惠其三車駕還京重神武之威大要五者其一選將略其二持兵勢其三求軍謀其四修軍政其五愛民力咸平三年同知貢舉未幾知制誥副夏侯嶠巡撫江南還知審刑院嘗有將校笞所部卒死罪議大辟安仁以軍中之令非嚴不整遂獲免死繼判尚書刑部兼制置羣牧使同知三班審官院景德初翰林學士梁顥召對詢及當世臺閣人物上稱安仁文行尋類卒卽以安仁爲工部員外郎充翰林學士初孚極陳和好之利至是安仁從幸澶州會北邊請盟首命安仁撰答書又獨記太祖時聘問書式遂使韓杞至首命接伴凡觀見儀制多所裁定館舍夕飲杞舉橙子曰此果嘗見高麗貢安仁曰橘橙產吳楚朝廷職方掌天下圖經凡他國所產靡不知也今給事中呂祐之嘗使高麗未聞有橙杞失於誇誕有愧杞既受襲衣之賜且以長爲解將辭復左衽安仁曰君將升殿受還書天顏咫尺如不衣所賜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下東之自是不敢復之談次頗矜兵強戰勝安仁曰老氏云佳兵者不祥言王繼忠將兵陷沒不能死節而反事之東之屢稱

關廩世南北堂書鈔惟安仁家有本真宗命內侍取之嘉其好古手詔褒美尤知典故凡近世典章人物之盛悉能記之喜誨誘後進成其聲名當世推重之有集五十卷溫瑜後爲國子博士

趙良規

趙允弼

按宋史趙安仁傳良規字元甫父安仁奏爲祕書省正字同判太常寺張知白薦之召試賜進士及第用王曙舉擢集賢校理兼宗正丞預修會要坐宗正吏盜太廟神御物出通判蘄州徙河南府知泰滁二州歷京西陝西路提點刑獄荆湖南路轉運使奏罷馬氏時所賦丁口米數萬石權判三司開拆司度支勾院直集賢院知廬州積官至光祿卿罷職初與張憲掌禹錫齊郭張子思並爲太常少卿兼館職當進諫議大夫而執政斬之止遷卿故事卿不兼職故皆罷未幾皆還之改直祕閣同判宗正事遷祕書監知同陝相三州陝歲饑百姓請閭閻稅一分爲官伐芟以給河埽或以爲須報乃可行良規曰若爾無及矣檄縣遂行而以擅命自効進太子賓客權判殿中省遷尚書工部侍郎判本部知濠州卒良規所至州郡爲政不甚力然善委任佐屬祿賜多分贈族人餘皆輸之酒家子君錫

之酒家子君錫

趙允弼

按宋史鎮王元偓傳元偓子允弼八歲召入禁中令皇子致拜允弼不敢當御樓觀酺得與皇子並坐皇子卽位是爲仁宗允弼累遷武寧軍節度使兼侍中判大宗正事封北海郡王英宗時拜中書令徙王東平神宗卽位拜太保鳳翔雄武軍節度使朝朔望熙

寧二年丁母憂悲痛不勝喪固辭起復母葬有日而允弼病篤顧諸子以不得終大事爲恨薨帝臨哭之慟輟朝三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相王諡孝定允弼性端重時然後言諸宮增學官員允弼已貴眷日至講席延伴讀官讀孟子一節領宗正三十一年與濮安懿王共事相友愛爲宗屬推敬

趙克璫

按宋史魏王廷美傳魏王子德恭德恭子承慶承慶子克璫善楷書尤工篆隸宗正薦之仁宗親臨試及今臨蔡邑古文法寫論語詩書復詔與士朝分隸石經帝曰李陽冰唐室之秀今克璫狀之陽冰也訓子弟力學一門登儒科者十有一人嘗進所集廣韻字源帝稱善藏之祕閣元祐五年以定武軍節度觀察畱後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建國公諡章靖

趙克已

按宋史魏王廷美傳魏王子德恭德恭子承壽承壽子克己曉音律嘗作雅樂圖樂曲以獻侍宴大清樓進所學虞世南書賜器加等終右千牛衛大將軍贈深州防禦使饒陽侯

趙叔韶

按宋史魏悼王廷美傳魏王子承壽承壽子克己克己子叔韶字君和慶曆六年與諸宗子帝前臨真宗御書選第一皇祐初進所爲文召試學士院中等賜進士及第自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遷右領軍衛將軍入謝命坐賜茶仁宗曰宗子好學者頗多獨爾以文章第進士前此蓋未有也朕欲天下知屬籍有賢者宜勿忘所學叔韶頓首謝既退又出九經賜之遷

右屯衛大將軍至和中上書求試煩劇加領賀州刺史終和州防禦使贈鎮東節度觀察畱後會稽郡公

趙師民

按宋史本傳師民字周翰青州臨淄人九歲能屬文舉進士第孫夷辟兗州說書領諸城主簿師民學問精博夷自以爲不及夏竦尤所奇重稱爲盛德君子論其文行願回兩子恩授以京秩除齊州推官青州教授太平軍節度推官年五十來京師近臣張觀宋郊王堯臣龐籍韓琦明鑄列薦爲國子監直講兼潤冀二王官敘授改著作佐郎宗正寺主簿加崇文院檢討崇正殿說書遷宗正丞會趙元昊反罷進講師民上書陳十五事一曰咨輔相二曰命將帥三曰東侍從四曰擇守宰五曰治軍旅六曰修邊防七曰求諫諍八曰延講誦九曰革貢舉十曰久官政十一曰謹財用十二曰不遺年十三曰容誹謗十四曰除忌諱十五曰慎出令因獻勸講策明年春帝遂御迎陽門召近臣觀圖書復命講讀經史師民見朝廷厭兵屈意以招元昊內不能平乃上言請任方面以圖報効遷天章閣侍講同知貢舉進待制同判宗正寺嘗講詩如彼泉流曰水之初出喻王政之發順行則通故清潔逆亂則壅塞故濁敗賢人用則王政通而世清平邪人進則王澤壅而世濁敗幽王失道用邪紬正正不勝邪雖有善人不能爲治亦將相牽而淪於汗濁也帝曰水何以喻政對曰木者順行而潤下利萬物故以喻政此於比興義最大後講論語問修文德曰文者經天緯地之總稱君人之道撫之以仁制之以義接之以禮講之以信皆是帝曰然其所先

者無若信也曰信者天下之大本仁義禮樂皆必由此其實至道之要復問鑽燧改火曰古之聖王舉動必順天時所以四時變火隨木色近世漸務苟簡以爲非治具而遂廢之至其萬事皆不如古又問子夏子張所言交道孰勝曰聖哲之道含覆廣大與天地參差者有以進德惡者俾之改行子張之言爲優他日讀漢記問長安城衆莫能知共推師民因陳自古都壅年世舊址所在若畫諸掌帝悅曰何其所記如此在經筵十餘年甚見器異嘗盛夏屬疾家居帝飛白書團扇爲和平字賜以寄意累請補郡除龍圖閣直學士知耀州帝自寫詩寵行目以儒林舊德將行上疏曰近觀太陽食於正朔此雖陰陽之事亦慮是天意欲以感動聖心臣非瞽史不知天道但率愚意言之其月在亥亥爲水水爲正陰其日在丙丙爲正陽月掩日陰侵陽下蔽上之象也詩曰十月之交朔門名近臣觀圖書復命講讀經史師民見朝廷厭兵謂下陵上侵其權也又曰皇父卿士番惟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于內史厭維趣馬橋維師氏謂大小之臣有不得其人者也宗周之間時王失德今而引喻蓋事有所譬固當不諱凡天之示象由人君有失不然則下蔽其上古人君之失不過暴虐怠慢奢侈縱改不師古始捨是何失道之有今聖心慈仁恭勤儉約自檢動循典禮如此自非下蒙上邪撓正使主恩不下究而誰之咎歟望陞下朝夕咨于丞弼心膂之臣洎左右近侍耳目之官其忠而純者與之慎

東内外百執事及州縣牧宰使主恩究于下不爲羣

邪所蔽塞則億兆之幸也三遷刑部郎中復領宗正
卒師民淳靜剛敏舉止凝重幼喪父哀感不畜婢妾
年四十四始婚志尚清遠專以讀書爲事性極慈恕
勤於吏治政有惠愛嘗奏蠲陝西旱租又欲論榷酤
諸弊會仁宗不豫而止嘗患近世官失其守作正官
名議多不載有集三十卷子彥若試中書舍人

趙君錫

按宋史趙安仁傳安仁子良規良規子君錫字無愧
性至孝母亡事父良規不違左右夜則寢於傍凡衾
裯薄厚衣服寒溫藥石精粗飲食旨否櫛髮翦爪整
冠結帶如內則所載者無不親之及登進士第以親
故不願仕良規每出必扶掖上下至雜立僕御中嘗
從謁文彥博彥博異其容止問而知之語諸子令視
以爲法良規沒調知武強縣從韓大名幕府彥博
正丞加祕閣校理改宗正丞時增諸宗院講書教授
及吳充在樞密更薦之爲檢校吏房文字徙知大宗
正丞加祕閣校理改宗正丞時增諸宗院講書教授
官而遂院自備緡錢爲月餽貧者或不能以時致宗
師輒移文督取君錫言國家養天下士於太學尚不
較其費安有教育宗室令自行束修之理詔悉從官
給歷開封府推官元祐初遷司勳右司郎中太常少
卿擢給事中論蔡確章惇有罪不宜復職大河不可
輕議東回請亟罷修河司以省邦費寬民力蘇軾出
知杭州君錫言軾之文追攀六經蹈藉班馬知無不
言壬人畏憚爲之消縮公論倚重隱如長城今飄然
去國邪黨必謂朝廷稍厭直臣且將奉隙復進實係
消長之機不若畱之在朝用其善言則天下蒙福聽
其謹論則聖心開益行其詔令則四方風動爲利博

矣進刑部侍郎樞密都承旨拜御史中丞卽上疏勸
哲宗親講學廣詰問爲躬政之漸君錫素有志行後
隨人低昂無大建明初稱蘇軾之賢遇賈易効軾題
詩怨謗卽繼言軾負恩懷逆無禮先帝願亟正其罪
宣仁后覽之不悅曰君錫全無執守復以吏部侍郎
天章閣待制知鄭陳淮三州河南府徙應天因清明
出郊具奠謁杜衍張方平趙槩王堯臣蔡抗蔡挺之望
邀七家子孫陪祭於側時人傳其風義紹聖中貶少府
少監分司南京卒年七十七紹興六年贈

徵猷閣直學士

趙宗景

按宋史鎮王元偓傳元偓子允弼允弼子宗景以相
州觀察使同知大宗正事神宗以其父允弼司宗久
故選用之宗景事母孝居喪如不能勝居第火冒急
赴家廟不恤其他火亦不爲害元祐中累遷彭德軍
節度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空封濟陰郡王宗景喪
其夫人將以妾繼室先出之於外而託爲良家女且
納焉坐奪開府旣而還之紹聖四年薨年六十六贈

太師循王謚曰思

趙子淳

按宋史本傳子淳字正之燕王五世孫父令傑官至
寶文閣待制子淳以蔭補承務郎累遷少府監主簿
改河南少尹時治西內子淳有幹才漕使宋昇器之
或事有未便子淳輒力爭昇每改容謝之除蔡河撥
發綱運官會夏旱河水涸轉餉後期貶秩一級提舉
三門白波葦運事除直祕閣丁內艱起復累進龍圖
閣祕閣修撰除陝西轉運副使初蔡京鑄水錫錢民

病壅滯于滇請鑄小鐵錢以權之因範格以進徵宗
大說御書宣和通寶四字爲錢文既成于淳奏令民
以舊銅錢入官易新鐵錢旬日易得百餘萬緡帝手
札以新錢百萬緡付五路均羅細麥命子淳領其事
民苦限追詣子淳訴者日數百人子淳奏請寬其期
民便之會蔡京再相言者希京意論子淳亂錢法落
職奉祠靖康初復祕閣修撰金人侵洛子淳奔荆南
潰兵祝靖盛德破荆南城子淳匿民家靖等知之來
謁言京城已破子淳泣說之曰君輩宜亟還都城護
社稷取功名無貪財擾州縣也皆應曰諾子淳因草
檄趣之翌日靖等遂北行紹興元年召見復徵猷閣
直學士知西外宗正司改江西都轉運使時建督府
軍須浩繁于淳請餉不絕以功進寶文閣直學士再
知西外宗正司三京新復除京畿都轉運使以疾辭
卒於家年六十七子淳幼警悟錄軾過其家抱置膝
上謂其父曰此公家千里駒也及長善談論工詩然
崇寧大觀間土木繁興子淳每董其役識者鄙之

趙子崧

按宋史本傳子崧字伯山燕懿王後五世孫登崇寧
五年進士第宣和間官至宗正少卿除徵猷閣直學
士知淮寧府汴京失守起兵勤王道阻未得進聞張
邦昌僭位以書白康王宜遣師還金人河上迎請兩
宮問罪僭逆若議渡江恐誤大計遂與知潁昌府何
志同等盟傳檄中外已而聞金人退引兵襄邑還范
墳徐文中詣濟王請王進兵南京且言國家之制無
親王在外者主上特付大王以元帥之權此殆天意
亟宜承制號名四方豪傑則中原可傳檄而定王命

子崧充大元帥府叅議官東南道都總管邦昌家在廬州子崧檄通守趙令儼羨察之且請捕誅其母子以絕姦心又言自圍城以來朝命隔絕乞下諸路凡有事宜並取大元帥府裁決僞檄毋輒行宣撫使范訥逗撓營私所宜加罪宜鑄被兵州縣租經理淮南荆浙形勢之地毋爲羣盜所據檄止諸路毋受邦昌僞赦移書責邦昌曰人臣當見危致命今議者藉藉謂劫請傾危之計實由閣下不然金人何堅拒孫傅之請而卒歸於閣下也敵旣遠去宜速反正若少遲疑則天下共誅逆節雖悔無及矣又遣書王時雍曰諸公相與亡人之國方且以爲佐命功臣不知平日所學何事會邦昌遣使迎王次第白于崧子崧卽貽王書曰似聞謂以京師殘破不可復入止欲卽位軍中便圖遷徙臣竊惑焉夫欲致中興當謹舉措宜先謁宗廟觀母后明正誅賞降霈四方若京師果不可都然後徐議所向遂傳檄京師奏於隆祐太后曰諸路先聞二聖北遷易姓改國恐間有假討逆之名以竊據州郡者乞速下明詔諭四方以迎立康王之意庶幾人心慰安奸宄自消矣尋以所部兵會濟州康王卽位子崧請放諸路常平積欠錢又言臺諫爲人主耳目近年用非其人率取旨言事請遵舊制聽學士中丞互舉范祖禹常安民上官均先朝言事盡忠請錄其子帝皆可其奏因建三屯之議一屯瀘淵一屯河中陝華一屯青鄆間以張聲勢萬一敵騎南侵則三道並進可成大功除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兩浙路兵馬鈴轄上章論王時雍徐秉哲吳开莫儔范瓊胡思王紹王及之顏博文余大均等逼遷上皇取

太子辱六宮捕宗室竊禁物都人指爲國賊伏望肆諸市朝以爲臣子之戒時滑州兩經殘破子崧薦傅亮可任除亮滑州通判黃潛善沮之命遂寢賊趙萬犯鎮江子崧遣將擊萬于丹徒調鄉兵乘城爲備項之官軍敗歸鄉兵驚潰子崧率親兵保焦山寺賊據鎮江初昌陵復土司天監苗昌裔謂人曰太祖後當再有天下子崧習聞其說靖康末起兵檄文頗涉不遜子崧與御營統制辛道宗有隙道宗求得其文上之詔御史往案其獄情得帝震怒不欲暴其罪坐以前擅棄城降單州團練副使謫居南雄州紹興二年赦復集英殿修撰而子崧已卒於貶所

趙子樸

按宋史本傳子樸燕懿王後五世孫登元祐六年進士第靖康中爲汝州太守金人再渝盟破荆湖諸州獨子樸能保境土李綱言於朝遷寶文閣直學士尋提舉萬壽觀紹興七年卒

趙子砥

按宋史本傳子砥藝祖後令珦之子也仕至鴻臚丞北遷至燕山久之欲遁歸乃遣其徒朱國寶王孝安王卽位子崧請放諸路常平積欠錢又言臺諫爲人主耳目近年用非其人率取旨言事請遵舊制聽學士中丞互舉范祖禹常安民上官均先朝言事盡忠請錄其子帝皆可其奏因建三屯之議一屯瀘淵一屯河中陝華一屯青鄆間以張聲勢萬一敵騎南侵則三道並進可成大功除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兩浙路兵馬鈴轄上章論王時雍徐秉哲吳开莫儔范瓊胡思王紹王及之顏博文余大均等逼遷上皇取

趙子澑

按宋史本傳子澑字清卿秦康惠王後孝靖公令與之子也七歲而孤家貧力學登宣和中進士第調真州刑曹掾與守爭獄事解官去改衢州推官胡唐老奇其才任之屬時多故子澑佐唐老繕完城具苗劉兵至城下不能攻以功進一秩累官吏部郎中求補外遷戶部郎中總領江淮軍馬錢糧諸司饋禮月以千緡悉歸之公帑除直祕閣兩淮轉運副使朝廷遣人檢沙田蘆場欲槩增租額子澑以承買異冒占力止之時議者言田之並太湖者被水患宜分道諸浦注之江詔子澑往案視還言太湖南數州巨浸豈松江一川所能獨泄昔人於常熟北開浦二十四以達大江又開浦十於崑山東南以入海今皆湮塞宜加疏浚從之遂浚常熟東柵至雉浦入于涇谷又疏鑿福山塘至尚市橋北注大江分殺其勢水患用息明

太子辱六宮捕宗室竊禁物都人指爲國賊伏望肆諸市朝以爲臣子之戒時滑州兩經殘破子崧薦傅亮可任除亮滑州通判黃潛善沮之命遂寢賊趙萬犯鎮江子崧遣將擊萬于丹徒調鄉兵乘城爲備項之官軍敗歸鄉兵驚潰子崧率親兵保焦山寺賊據鎮江初昌陵復土司天監苗昌裔謂人曰太祖後當再有天下子崧習聞其說靖康末起兵檄文頗涉不遜子崧與御營統制辛道宗有隙道宗求得其文上之詔御史往案其獄情得帝震怒不欲暴其罪坐以前擅棄城降單州團練副使謫居南雄州紹興二年赦復集英殿修撰而子崧已卒於貶所

趙子澑

按宋史本傳子澑字清卿秦康惠王後孝靖公令與之子也七歲而孤家貧力學登宣和中進士第調真州刑曹掾與守爭獄事解官去改衢州推官胡唐老奇其才任之屬時多故子澑佐唐老繕完城具苗劉兵至城下不能攻以功進一秩累官吏部郎中求補外遷戶部郎中總領江淮軍馬錢糧諸司饋禮月以千緡悉歸之公帑除直祕閣兩淮轉運副使朝廷遣人檢沙田蘆場欲槩增租額子澑以承買異冒占力止之時議者言田之並太湖者被水患宜分道諸浦注之江詔子澑往案視還言太湖南數州巨浸豈松江一川所能獨泄昔人於常熟北開浦二十四以達大江又開浦十於崑山東南以入海今皆湮塞宜加疏浚從之遂浚常熟東柵至雉浦入于涇谷又疏鑿福山塘至尚市橋北注大江分殺其勢水患用息明

敷文閣知臨安府吏不能欺禁權家僕人子女爲僕妾者詔權戶部侍郎陞華文閣待制復知臨安府調三衙卒修築都城不擾而辦金主亮渝盟子瀟獻助軍錢十五萬緡特遷一秩帝幸建康充行宮留守參謀官扈蹕還復知臨安府金人來議和子瀟謂事情已測宜以軍禮待之孝宗嗣位志圖恢復子瀟練兵習爲鵝鶴魚麗陣上觀於便殿嘉之賜金帶擢敷文閣直學士移知明州沿海制置使臺諫王十朋王大寶抗疏畱之帝曰朕委以防海行召還矣初海寇以賂逼郡胥吏更反爲之用匿其蹤迹賊遂大熾商舶不通子瀟以禮延土豪俾率胥胥分道入海告之曰用命者有厚賞不則殺無貸胥衆震恐爭指賊處悉禽獲凡豪猾爲賊橐粟者窮治之海道遂平陞龍圖閣直學士知福州歲饑告糴旁郡米價頓平民賴以濟進龍圖閣學士移知泉州吏有掠民女爲妾者其妻妬悍殺而棄之時以缶抵其兄興化掾安席中妾父詣郡訴吏不決子瀟訪知狀亟遣人往興化果得缶以歸獄遂決其發擿集類此乾道二年卒于官年六十六

趙士晤

按宋史本傳士晤字公美濮安懿王曾孫也天資警敏時儼如成人比弱冠爲右監門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從上皇北遷大洛州東與諸宗室議欲遁還據城謀未就而金人圍合皆散走士晤乘驢西亡夜半盜敗驅去徒步疾趨遲明抵武安酒家語人曰我皇叔也邑官聞之來謁資以衣冠鞍馬因募得少壯百餘人從至磁州招集義兵以解洛圍旬日間得勝

兵五千人歸附者數萬時洛州守臣王驥欲叛降敵軍民怒殺之推統制韓一爲主士晤夜半薄城下力戰破圍翌日入城部分守禦敵治塹塹樹鹿角示持久士晤礪將士死守飛火砲碎其攻具以計生得其首領敵乃解圍去以功遷權知洛州仍兼防禦使建炎二年金人再犯洛糧盡援絕衆不能守乃擁士晤出城由白家灘抵大名府詔赴行在紹興五年遷泉州觀察使再遷平海軍承宣使知南外宗正事時泉州新建向學者少士晤奏宗子善軫文藝卓絕衆所推譽乞免文解由是人知激勸遷節度使未拜而卒年四十六贈少師追封和義郡王淳熙中謚忠靖子不流歷臨安紹興帥治有聲

趙士嶠

按宋史本傳士嶠字仰夫太宗五世孫初以廩補官累轉太子率府副率建炎初隆祐太后幸洪州敵奄至百司散走士嶠至一大船中見二帝御容負以走遇潰兵數百同行至山中衆欲聚爲盜士嶠出御容示之曰盜不過求食爲朝夕計耳孰若仰給州縣士嶠以近屬論之必從如此則今日不餓後日不失賞是一舉而兩得也衆聽命乃走謁太后虔州會虔

當請太后急肆赦人知死庶可安集又宜急諭城中城中定則外寇可弭譬如服藥心腹已安外禦風濕乃餘事耳赦既下城中遂定遷右監門衛大將軍封安郡王

趙士晤

按宋史本傳不尤有武力靖康之難與王明募義兵與金人戰雄張河南北盜皆避其鋒曰此小使軍也高宗卽位引衆歸補武翼郎從岳飛平金寇飛死檣奪其兵遣守橫州而卒子善悉進士登第累官敷文閣直學士兩浙轉運副使

趙不尤

按宋史本傳不尤有武力靖康之難與王明募義兵與金人戰雄張河南北盜皆避其鋒曰此小使軍也高宗卽位引衆歸補武翼郎從岳飛平金寇飛死檣奪其兵遣守橫州而卒子善悉進士登第累官敷文閣直學士兩浙轉運副使

按宋史本傳士嶠太宗之後商漢王之裔也從上皇俱北遷乘間變姓名入僧寺中落髮衣僧衣以行抵會稽扈駕循幸以單恩轉千牛衛將軍奉朝請而卒趙不羣

治縣橐何汝翼械請於郡編隸他州邑人憎服除末州通判郡歲輸米倍收其贏民病之不憇言於守損其數帥司檄不息錄靖州獄辨出冤者數十百人靖人德之繪其像以祠除知開州開在巴東俗鄙陋不惡爲興學俾民知孝義郡有鹽井舊長吏必遣所親監之私其利不息罷道鹽利倍入郡計用餽以羨餘代民輸夏秋兩稅及天申節銀絹在開二年民絕鬪爭夜戶不閉諸司交薦以比古循吏轉夔州轉運判官開人數千遮城門不得行至夔民病上供銀時部使者以親故攝大寧鹽場專其利不息斥去而鹽獲羨餘乃出錢市羨鹽數十萬斤易米得三萬餘斛運抵湖北市銀以歸代諸郡納上供銀省緡錢十五餘萬改成都路轉運判官適歲饑不息行抵瀘南貸官錢五萬緡遣吏分糴比至下令曰米至矣富民爭發粟米價遂平雙流朱氏獨閉羅邑民羣聚發其廩不息抵朱氏法籍其米黥盜米者民遂定永康軍歲治都江堰龍石蛇絕江遏水以灌數郡田吏盜金減役夫壞不固而圮田失水故歲屢饑不息躬視操板築繩吏以法乃出令民業耕者田主貸之事未作者富民振之老幼疾患者官爲粥視全活數百萬黎州青羌奴結兒反制司調兵往戍屬不息給餉故事富人出糧而下戶以力致于邊不息曰民饑不可擾也以糴餘米發卒運之已而朝廷命不息攝制司初官兵敗前制使遣人賂奴結兒以和不息曰奴結兒吐蕃小種也今且和若大族何不聽會西豪夢東畜列率數千人入漢地二百餘里成都大恐不息靜以鎮之名僚屬飲夜遣步將領飛山軍徑赴沉黎又徙綿州

兵戍邛州爲後援戒之曰堅守勿動密檄諸蕃部生崖襍合諸部落大破吐蕃於漢源斬夢東畜列首來獻凡十有六日而平嘉州虛恨蠻入寇不息標吐蕃

百境上蠻懼一夕遁去不息乃令緣邊家出丁夫一馬驚墮斬汝革無益也馬竟不可得所敬者朱熹張栻死爲請謚又請用熹其好尚如此

趙善俊

按宋史本傳善俊字俊臣太宗七世孫父不衰閩路兵馬鈐禧善俊初補承節郎紹興二十七年登第換左承務郎調南城丞改昭信軍簽判奇之虞允文亦薦其有邊帥才除幹辦諸司審計司知郴州敷奏稱旨畱爲太府寺丞尋攝帥知廬州會歲旱江浙饑民麇至善俊括境內官田均給之貸牛種倅屋以居死人不息曰有司不存乎罷不用中貴人或請見輒謝出之進明州觀察使俄陞招慶軍承宣使金人完顏烈來聘充館伴副使金使從者舊見館使皆對揖不息不爲禮宴玉津園不息連射皆中使者驚服不息以文行訓勉族屬薦其秀傑者奏新學宮增廣弟子員倣大學校定法置自訟齋使有過者讀書其中人感勵淳熙十四年卒年六十七贈開府儀同三司封崇國公不息性篤孝生七歲遭父北遷每思慕涕泣長力學母曹氏止之答曰君父饑未報非敢忘富貴也登第時已入仕法當超兩秩請回授其母母封法止令人高宗嘉其志特封郡夫人居官所至有聲立朝好言天下事局中武帥樞重權不息請復置安撫司相維而治其論王朴不宜據選諸路軍王友直不可爲副都指揮使尤人所難言者遇大旱一日九疏勸上求直言通下情退而燔其藁時布衣上書狂悖多抵罪不息謂太上皇帝不罪言者此宜書之御座右帝悚然可之既嘉其忠諒每宴禁中帝飲之酒顧謂皇太子曰此賢宗室也一日坐待漏院有給事

中白英國公借擊毬馬不息正色曰上惟一皇孫萬一馬驚墮斬汝革無益也馬竟不可得所敬者朱熹張栻死爲請謚又請用熹其好尚如此

按宋史本傳善俊字俊臣太宗七世孫父不衰閩路兵馬鈐禧善俊初補承節郎紹興二十七年登第換左承務郎調南城丞改昭信軍簽判奇之虞允文亦薦其有邊帥才除幹辦諸司審計司知郴州敷奏稱旨畱爲太府寺丞尋攝帥知廬州會歲旱江浙饑民麇至善俊括境內官田均給之貸牛種倅屋以居死人不息曰有司不存乎罷不用中貴人或請見輒謝出之進明州觀察使俄陞招慶軍承宣使金人完顏烈來聘充館伴副使金使從者舊見館使皆對揖不息不爲禮宴玉津園不息連射皆中使者驚服不息以文行訓勉族屬薦其秀傑者奏新學宮增廣弟子員倣大學校定法置自訟齋使有過者讀書其中人感勵淳熙十四年卒年六十七贈開府儀同三司封崇國公不息性篤孝生七歲遭父北遷每思慕涕泣長力學母曹氏止之答曰君父饑未報非敢忘富貴也登第時已入仕法當超兩秩請回授其母母封法止令人高宗嘉其志特封郡夫人居官所至有聲立朝好言天下事局中武帥樞重權不息請復置安撫司相維而治其論王朴不宜據選諸路軍王友直不可爲副都指揮使尤人所難言者遇大旱一日九疏勸上求直言通下情退而燔其藁時布衣上書狂悖多抵罪不息謂太上皇帝不罪言者此宜書之御座右帝悚然可之既嘉其忠諒每宴禁中帝飲之酒顧謂皇太子曰此賢宗室也一日坐待漏院有給事

縣輕重均減之又奏和買已是白科從而折變益加
糜費其數反重於正絹併乞蠲減聽卒遇赦還者刺
充鋪兵可除民害所言多見用轉湖南帥郴桂地絕

遠守多非才善俊謂宜精其選代輸潭州經總制錢

停醴陵涂水渡錢加祕閣修撰移知鎮江府丁母憂

終喪而卒年六十四善俊風儀秀整喜功名尤好論

事孝宗時日中有黑子地屢震每以飭邊備爲戒孝

宗英武獨運缺相者累年善俊極言相位不可無人

尤人所難言者

趙叔近

按宋史本傳叔近悼王元孫榮良公克類之子也建
炎元年爲秀州守杭卒陳通反詔辛道宗將西兵討
之兵潰爲亂抵秀州城下叔近乘城諭以禍福亂兵
乃去未幾差權兩浙提刑叔近招通通聽命叔近以
素隊數十人入賊城衆猶不解甲叔近置酒推誠待
之遂皆感服城中稍定叔近奏通初無叛心止緣葉
夢得賞不時給遂至紛爭今已就招請赦其徒二百
餘人帝許之臺諫皆言不可遂寢叔近還秀州已而
王淵兵至杭詐傳呼云趙秀州來逼郊迎淵遂誅之
初淵在汴京狎娼周氏周氏後歸叔近淵銜之乃誣
叔近通賊奪職拘于州以朱芾代之芾肆殘虐軍民
怨憤小卒徐明率衆囚芾迎叔近領郡事叔近不得
解因撫定之請擇守于朝奏未達朝廷命張俊致討
俊淵部曲也辭行淵謂之曰叔近在彼俊諭意領兵
至郡叔近出迎俊叱令置對方操筆羣刀遽前斷其
右臂叔近呼曰我宗室也俊曰汝旣從賊何云宗室
語未竟已折首于地徐明等見叔近死遂反戈嬰城

縱火驅掠翌日俊斬鬪入捕明等誅之取周氏歸于
淵紹興九年御史言叔近之冤贈集英殿修撰

趙叔向

按宋史本傳叔向魏王之系也方汴京破時叔向潛
出之京西金人退引衆屯青城入至都堂叱王時雍
等速歸政置救駕義兵其後爲部將于漢上變告叔
向謀爲亂詔劉光世捕誅之

趙善譽

按宋史本傳善譽字靜之父不倚太宗之後也善譽

幼敏慧力學乾道五年試禮部第一初調目國簿攝
邑事勸編戶裒金買田以助嫁娶喪葬捕得海盜全
黨守欲上其功善譽曰奈何以人命希賞守益賢之
薦於朝授兩浙運幹改知撫州臨川縣嘗預借民

賦善譽閱籍發逋負按籍征催卒以時辦集遂罷預
借改常州添差通判史浩言其賢詔赴部堂審察累
遷大理丞湖北常平茶鹽提舉會大旱善譽通融諸
郡常平計戶振貸嗣歲麥禾倍收民爭負以償奏罷

稅場十餘渡四十五民便之俾諸郡售田委郡文學
董其入以給計偕者移潼川路提刑轉運判官遂寧
守徐詡乏廉聲部使者以其故御史寬假之善譽過
遂寧詔出迎善譽抑使循廊詔大沮郡人聞之爭訟

其過善譽劾諸朝宰相王淮善詡寢其章善譽徑以
聞罷詡又以美貲給諸郡置莊民生子及娠者俱給

米廩惠並孚宗子寓蜀者少業儒善譽卽郡庠立學
以教之人始感勵引年乞祠歸處一室以圖書自娛
學士封越國公謚忠憲子與權登進士第再中刑法

科官至開府儀同三司

熹嘗取其易說云

趙希言

按宋史本傳希言字若訥惠王令應元孫也淳熙十

四年第登調衡州司戶合郡民以計表其坊里標其

戶數爲圖獻于守守才之西安令不職守檄希言攝

邑漕善令會嚴州請復烏龍嶺稅場檄希言往訪之

俾令得復職希言力陳烏龍場不當復漕怒曰衡已

復孔步章戴一場何烏龍獨不可復希言謂一場當

併罷去漕不能奪一場竟亦廢改吉州司理屬邑有

誣人以殺人罪者吏治之急囚誣服希言鞠得實檄

縣他捕乃得真盜用楊萬里周必大薦授臨安府司

法改淮西總所幹辦移書約諸郡綱必時發至卽受

納無滯留始至軍庫見錢不滿千緡此去庫錢充溢

知臨安仁和縣閩學宮四百餘畝適大旱蝗集御前

蘆場中互數里希言欲去蘆以除害中使沮其策希

言驅卒燔之臨平塘隄決希言督役親捧土投石兵

民爭奮隄成因築重隄後不復決民病和買絹折錢

重希言節公費代其輸除大社令遷樞密院編修官

兼右司上言諸將但務城守敵來不拒去不復追異

時之憂殆不止保江而已宜諭諸將一軍受圍諸軍

共守敵不渡淮則均受賞以戰爲守毋以守爲守遷

宗正丞請南班得與輪對許之累遷祕書丞著作郎

軍器少監皆兼右司又充密院檢詳爲宰屬樞槩凡

六年奉祠去嘉定十七年卒年六十一贈資政殿大

學士封越國公謚忠憲子與權登進士第再中刑法

科官至開府儀同三司

趙希檮

按宋史本傳希懌字伯和燕王八世孫登淳熙十四年進士第趙汝愚帥福建希懌爲屬吏嘗言治人如修身治政如理家愛民如處昆弟取古今官著惠愛者續爲一編曰是吾師矣汝愚嘉之薦于憲辛棄疾棄疾尚氣僚吏不敢與可否希懌獨盡言無所避屬邑候官苦稅重每不登額希懌稽核公帑羨錢以足之棄疾亦薦其能汝愚當國調江東運司幹辦同寅有坐侂胄黨者諸司莫敢薦希懌賢其人請以薦己者薦之改太平州通判先是盜縣而逃者捕得處死希懌言強盜特貸命而輒逃者斬今黠罪致死非法之平也自是皆減死論遷江西茶鹽提舉歲饑惡少聚劫希懌將自臨按幕屬力止之不聽曰希懌不出饑民終不得食且召亂矣遂行發粟賑給禽首謀者治之其黨遂散陞本路帥兼漕事黑風峒羅世傳寇郴陽奸民潛遁賊陰濟以糧希懌捕治之賊乏食乃去未幾李元礪寇郴陳廷佐寇南安復誘羅世傳與合劫掠至龍泉有何光世者能知賊動息希懌授光世計俾誘世傳誅元礪以自贖功未竟移知平江府其後世傳果縛元礪以獻廷佐勢孤亦降移知太平州希懌爲倅日習知其民利病遂損折市價減榷酤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嘉定五年卒年五十八贈少保封成國公

白於帝果德之速馳告果曰彥逾與樞密第能謀之耳太尉爲國虎臣當任其責果未及對彥逾急責之果許諾遂領兵爲衛寧宗卽位汝愚謂彥逾曰我輩宗臣不當言功會畱正免相汝愚登右揆彥逾以端明殿學士出知建康兼江東安撫使未行改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彥逾爲政不擾蜀人便安之以定策勸累遷資政殿大學士嘉泰間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嘉定間乞祠以歸卒彥逾始與汝愚協濟大計冀汝愚引己共政及外除頗觖望乃疏當時名臣上之目爲汝愚黨帝曰是疑汝愚其兩入蜀皆有聲然吳氏世守武興兼利西安撫操重權吳挺卒朝廷用丘崈議併利西安撫於東路以革世將之弊而彥逾奏復利西安撫乃領以武帥其後吳曦因之以生變人以是咎彥逾云

趙崇憲

按宋史趙汝愚傳汝愚長子崇憲字履常淳熙八年以取應對策第一時汝愚侍立殿上降再拜以謝孝宗顧近臣曰汝愚年幾何已有子如此越三年復以進士對策擢甲科上謂執政曰此汝愚子豈卽前科取應第一人者耶崇憲初任爲保義郎監饒州贍軍酒庫換從事郎撫州軍事推官汝愚帥蜀辟書寫機宜文字改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監西京中岳廟汝愚旣貶死海內憤鬱崇憲閩自處居數年復汝愚故官職多勸以仕改奉議郎知南昌縣事奉行荒政所活甚衆升籍田令制曰爾先人有功王室中更讒毀思其功而錄其子國之典也崇憲拜命感泣陳疏力辭以爲先臣之冤未悉昭白而其孤先被寵光非

公朝所以勸忠孝厲廉恥之意俄改監行在都進奏院復引陳瓘論司馬光呂公著復官事申言之乞以所陳下三省集議若先臣心迹有一如言者所論卽近日恩典皆爲冒濫先臣復官賜謚與臣新命俱合追寢如公論果謂誣曠乞昭示中外使先臣之謗謗既辨忠節自明而憲聖慈烈皇后擁佑之功德益顯然後申飭史館改正誣史垂萬世之公又請正趙師名妄貢封章之罪究蔡璉與大臣爲仇之姦毀龔頤正續稽古錄之妄詔兩省史官考訂以聞已而吏部尚書兼修國史樓鑰等請施行如章從之及誣史未正復進言其略謂前日史官徒以權臣風旨刊舊史焚元藁略無畱難今詔旨再三莫有慨然奮直筆者何小人敢於爲惡而謂之君子者顧不能勇於爲善耶聞者愧之其後玉牒日曆所卒以重修龍飛事實進呈因崇憲請也未幾贈汝愚太師封沂國公擢崇憲軍器監丞改太府監丞遷祕書郎辭弗許尋爲著作佐郎兼權考功郎官嘗因閔雨求言乃上封事謂今日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人才國之元氣而忠信擴廢之士死者未盡省錄存者未悉褒揚言論國之風采其間輸忠亡隱有所規益者豈惟獎激弗加蓋亦罕見施用媿安取容無所建明者豈惟黜罰弗及或乃遂階通顯至若勉聖學以廣聰明教儲貳以固根本戒宰輔大臣同寅盡瘁以濟艱難責侍從臺諫思職盡規以宣壅蔽防左右近習竊弄之漸察姦所活甚衆升籍田令制曰爾先人有功王室中更讒毀思其功而錄其子國之典也崇憲拜命感泣陳疏民歲苦和糴崇憲疏於朝未蠲之且轉糴旁郡穀別廩儲之以備歲儉瑞昌民負茶引錢新舊累積爲十

趙汝談

按宋史本傳汝談字履常生而穎悟年十五以大父

恩補將仕郎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丞相周必大得其文異之語參知政事施師點曰是子他日有大名於世調汀州教授改廣德軍添差江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嘗從朱熹訂疑議十數條熹嗟異之佐丞相趙汝愚定大策汝愚欲驟以詞掖處之力解去持祖母服汝愚去國其弟汝諱力上疏乞畱汝愚斬侂胄聞者吐舌兄弟罹黨禍斥去尋調安慶府教授添差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丁母憂免喪名爲大社令時侂胄用事熾甚汝談痛憤登壇讀祝大呼侂胄及陳自強名自強不能堪他日指汝談曰末坐白皙者何人汝談不爲動以參知政事李璧薦召試館職擢正字是時吳曦叛上下束手或請就以曦爲王其人造汝談汝談詰之曰孰欲王曦者可斬其人面發亦不能對遂以言去主管崇道觀添差通判嘉興府與郡守王介志合改知無爲軍與光州守柴中行安豐守陸峻俱稱循吏時金人內變有旨令獻料敵備備邊二策其料敵之策曰禍亂猶在河北未達至河南蓋豪雄擇形勢大盜窺貨寶金帛重器俱聚河北河南無大川爲之險欲起安所憑且金素以河南近我置守多完顏氏親黨其下亦令蕃漢錯居所以防慮備盡縱彼喪守將欲叛則自叛何至相率盡反然有天下者自不容易一日廢備豈以金人存亡之候爲吾緩急哉其備邊之策曰今邊州大抵無城缺兵少糧鎧仗不足若使自辦何所取資匱諸朝廷安得力給若倣古藩封拔用英傑守郡則併租稅市榷之利盡興之免其共貢上不置監臨下悉聽違辟民得自賦兵得自募凡百悉聽所爲其有功者亦不遽徙就峻爵

秩增異車服給美田宅官其子孫凡可優寵無不極至使內爲公卿雖貴曾不如守邊之樂如此則有才者爭自奮勵緩急必能出死力報上於後河南二十餘年猶爲金守宋沿邊諸郡權大削兵事無肯任責者汝談之言若著龜然改湖北提舉常平振饑盡力知溫州改知外宗正作詩勉其族屬皆望風而化還江西提舉常平寧宗崩以哀痛得疾賀理宗表力寓者汝談之言若著龜然改湖北提舉常平振饑盡力勸戒陳頑曰此諫書也數勾祠授江西轉運判官解不獲命之官一月以言者罷先是汝談因疾去官言者謂其傲睨軒冕不樂爲世用至是彌遠不與祠迺杜門著述端平初以禮部郎官召入對言倚用老成廣集忠智訪求衆倣之原辟取可行之策以飭積蠹賜履巴蜀一人荆襄一人兩淮各一人一切便宜行事不復更從中御庶幾伸縮由己機用出心蓋推廣鄉者備邊之策且曰臣之此策行於開禧未用兵之前決不至罹今日之患其論楮法尤中時弊上稱嘆久之且謂卿文學高世宜代予言力辭何爲卒以老祈免章四上免兼直改侍講數日仍兼直學士院五辭權給事中權刑部尚書及卒轉兩官遺表上又轉四官汝談天資絕人沈思高識自少至老無一日去書冊其論易以爲占者作書堯舜二典宜合爲一禹功只施於河洛洪範非箕子之作詩不以小序爲信禮記雜出諸生之手周禮宜傳會女主之書要亦卓絕特立之見爲文章有天巧駕於倫誼而忘仇怨御史王益祥嘗劾之後汝談官其鄉益祥愧不敢見汝談乃數過之相得歡甚嘗論議韓非李斯皆有荀卿之才惟其富貴利欲之心重故世得而賤之惟卿獨能守其身不苟合士何可不自重哉所著有易書詩論語孟子周禮禮記荀子莊子通鑑杜詩注漢業遂衰權吏部侍郎升侍讀兼直學士院兼同修

國史院同修撰以所註易進講時朝議屢取稱褚汝談言非便迂時宰意京師軍變宰相乞貶秋上已允難宰相滋不悅以言去國提舉崇福觀起知婺州四辭不允至郡力勗祠名赴行在四辭權禮部侍郎兼學士院力辭兼直時金兵新破三閩增秩稱提官楮江西提舉常平寧宗崩以哀痛得疾賀理宗表力寓者汝談之言若著龜然改湖北提舉常平振饑盡力勸戒陳頑曰此諫書也數勾祠授江西轉運判官解不獲命之官一月以言者罷先是汝談因疾去官言者謂其傲睨軒冕不樂爲世用至是彌遠不與祠迺杜門著述端平初以禮部郎官召入對言倚用老成廣集忠智訪求衆倣之原辟取可行之策以飭積蠹賜履巴蜀一人荆襄一人兩淮各一人一切便宜行事不復更從中御庶幾伸縮由己機用出心蓋推廣鄉者備邊之策且曰臣之此策行於開禧未用兵之前決不至罹今日之患其論楮法尤中時弊上稱嘆久之且謂卿文學高世宜代予言力辭何爲卒以老祈免章四上免兼直改侍講數日仍兼直學士院五辭權給事中權刑部尚書及卒轉兩官遺表上又轉四官汝談天資絕人沈思高識自少至老無一日去書冊其論易以爲占者作書堯舜二典宜合爲一禹功只施於河洛洪範非箕子之作詩不以小序爲信禮記雜出諸生之手周禮宜傳會女主之書要亦卓絕特立之見爲文章有天巧駕於倫誼而忘仇怨御史王益祥嘗劾之後汝談官其鄉益祥愧不敢見汝談乃數過之相得歡甚嘗論議韓非李斯皆有荀卿之才惟其富貴利欲之心重故世得而賤之惟卿獨能守其身不苟合士何可不自重哉所著有易書詩論語孟子周禮禮記荀子莊子通鑑杜詩注漢業遂衰權吏部侍郎升侍讀兼直學士院兼同修

趙汝述

按宋史本傳汝述字明可太宗八世孫會祖士說從
二帝北遷臨河罵敵而死汝述登淳熙十一年進士
第調南劍州順昌尉嘉定六年詔主管官告院自是
常兼宰士累遷將作少監權侍立修注官八年除起
居郎兼密院都承旨俄遷兵部侍郎以母憂去服闋
改刑部侍郎遷尚書知平江府卒汝述爲尉應詔上
封事論議懇惻立朝薦引多知名之士然爲時相所
親躡躋通顯人亦以此少之

趙希金

拊宋史不傳希館字君鉞舊名希詒登慶元二年進士第改賜今名少扶父喪歸道遇寇左右駁散希館佐守城希館下坐無一語守異之曰不言得無有所見乎希館曰守城非策也距城三十里有關曰古城若悉精銳以扼其衝賊不足慮矣守以付希館人爲危之希館至關審形明間申令謹候分晝粗定賊已遣謀窺關希館得謀詰之縱其舉火相示而羸師以誤之夜半賊數百銜枚突至希館嚴兵以待賊且至始命矢石俱下賊無一免餘黨聞風而遁希館引還老稚羅拜相屬希館由他道以避之事聞詔升州推官治疑獄決滯訟攝下邑弭亂卒去之日軍民遮道泣送者數十里調主管夔州路轉運司帳司疏大寧鹽井利病使者上諸朝民便之改知玉山縣未行召對希館首言民力困於貪吏軍力困於僨帥國家之力則外困於歸附之卒內困於浮沉之費次論四蜀銓科舉之弊次論大寧鹽井本末寧宗嘉納之授

趙汝

按宋史本傳汝謙字蹈中少倜儻有軌材智略出人一
上龍泉葉適嘗過其家汝謙年少衣短後衣不得避
適勸之曰名門子安可不孚汝謙慚自是終身不衣
短後衣折節讀書與兄汝談齊名天下稱爲二趙以
祖遺恩補承務郎歷泉州市舶務利州大軍倉屬從
臣薦宗室之賢者監行在右藏西庫韓侂胄謀逐趙
汝愚汝謙兄弟冒言非是且上言訟汝愚冤侂胄懼
其詞直使其黨胡紘再攻汝愚以汝謙兄弟受汝愚

正

趙少卿

厚恩私屬爲之書策惑亂天聽爲言斥使去國坐廢十年調華亭浦東鹽場乘職去辟浙西安撫司幕官調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皆不赴以前官改鎮東軍登嘉定元年進士第爲大社令遷將作監簿大理司農丞與史彌遠不合請外改湖南提舉常平易江西尋提點刑獄瑞州大姓幸氏貪徐氏田不可得強取其禾終不與誣以殺婢寘徐獄訴其冤汝謙以反坐法斂竄幸氏籍其家幸氏走告急於中宮徙汝謙湖南既至則表直臣龔夬墓瀏陽有豪民羅氏奪民田汝謙復懲以法還知溫州卒汝謙常言宗子不忘君孝子不辱身臨難則功業當如朱虛立身當如子政

浙運司主管文字再考特差充提領安邊所主管文字差知全州陞辭奏乞下道江二州訪周惇頤之後知常州改知處州陳折帛納銀之害皆得請移泉州罷白土課及免差吏榷鐵諷諸邑行義役秋旱力講行荒政乞撥水儲廣儲二倉米振救差主管官告院越五日詔依舊主管官告院兼知台州一循大父之政察民疾苦撫摩凋瘵修養濟院建陳確祠政教兼舉端平元年以直祕閣知婺州至郡免催紹定六年分小戶綾羅錢三萬緡有奇立淳良頑慢二籍勸懲人戶措置廣惠倉及諸倉積穀奏乞寬減內帑綾羅申省免用舊例預解諸邑棄名錢罷開化稅場遷太府寺丞尋遷度支郎中詔以汝愚配享寧宗從必應請也兼右司郎中引見疏言陛下英明密運斷出於獨固欲一切轉移之然而大權若在我或者猶有下移之疑衆正若已開或者猶有旁徑之疑策免二相銷天變也去者固難以復畱留者恐終於引去虛鼎席以待故老疑者或意其未必來而在數千里之外責次補以任大政疑者或意其不敢專而允於不安其位中書政之本也今果何時尚可含糊意向以啓天下之疑乎親擢臺諫開言路也用之未久者何爲輕於易去去之未幾何爲使之復來召於外服者不知果能用之而必堅除目周行者不知果能聽之而無諱乎朝廷除授軍國賞罰本至公也今有姓名之出雖未必由於閻宦而人或疑於閻宦雖未必由於私謁而人或疑於私謁雖未必由於戚畹宗邸而

人或疑於戚畹宗邸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非陛下所私有也陛下雖有去弊之心而動涉可疑之迹陛下亦何樂於此時論偉之三京兵敗邊事甚亟詔條上守禦計必愿言十事下哀痛之詔合江淮之兵捄江陵之急節財用之宜廢議和之使撫無歸之民皆切於邊要政府議楮幣日輕欲令諸州再用印及其他爲稱提之法必愿力爭不可嘉熙元年貽書政府論邊防事宜授右司郎中火災必應詔上封事曰開邊稔禍之刑牽制而未行激變棄城之戮姑息而未舉京襄淪沒祖宗之基業莫能保淮蜀蹂躪赤子之冤魂無所依履敢之令下而加以抑配稱提之法嚴而重以告計民無蓋藏每有轉壑之憂士不宿飽常有思亂之志又曰臺諫給舍骨鲠之論莫容左右便嬖浸潤之言易入春夏常享閑略於原廟之尊節鉞恩殷勤於邸第之貴又曰必也正故相專國之罪嚴貪夫徇國之誅思室鬼高明之瞰先編氓後親貴去木妖競治之費尚堅故革奢華戒宴廄無度之譏酣酣節內庭不急之營繕又論濟王及國本事遷左司郎中又遷司農少卿兼左司轉對言正氣日消月沮馴至今日非惟縉紳不肯論事下至草茅之士皆結舌矣端平初年沉疴方去新病未作陛下猶勤於咨訪如恐不及今疾攻心腹決裂將潰乃不求瞑眩之劑以起其殆甚可惑也又曰母使人臣以指斥懷疑母致陛下以厭言得謗時直士相繼去故必愿及之兼勅令所刪修官拜司農卿兼職如故翼日改宗正少卿仍兼刪修勅令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尋兼

左司遷太府卿仍兼編修檢討遷宗正少卿詔依舊太府卿仍兼職且兼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轉對言中才庸主惟其無所知覺故其言不可入而敗亡隨之陛下作敬天之圖朝夕對越謂宜天意可回而熒惑失度鬱攸煽災迫近禁門幾燬左藏烟埃方息白晝隕星貫日之虹裔陽之電屢見層出陛下觀時察變何由致此今日之事動無良策惟在側身修行祈天永命而已遷起居舍人兼職仍舊大水上封事曰海潮毀隘浸迫禁城災異之來理不虛發必上畏天戒下修人事易詮名和轉移於陛下方寸間耳又曰周官國有大事則舉大誦之理今日之事迫矣謂宜合衆謀屈羣策上而措紳下而芻蕘各陳所見擇其可用之策以授任事之臣庶幾千慮一得以成天下人不因之意暫兼權右郎官言財非天雨鬼輸豈可輕施妄用長此不已必至顛覆異時或得罪今之大夫不能爲國生財程异皇甫鑄之徒乘間捷出推敲尅剝以術相勝鑿空取辦以計巧取事掊斂獻羨餘間架縉錢之令下而唐祚愈促矣願陛下精思熟慮約己愛民必如勾踐之臥薪嘗膽必如衛文公之帛衣布冠可也權吏部右侍郎乞免兼檢正從之兼國史修撰時邊事急必應詔言宜勅彭大雅自重慶領王青之兵東下以復夔貢李安民及歸峽二守以自效調一將督中流之師以伐其順流之謀調一將自間道出鼎澧之後以折其擣虛之鋒調一將助芮典之勢以備江陵之急又宜下湖南遣飛軍及團結民兵之類守沅江益陽江以防衝突長沙盡收江上民船無資敵用區畫皆中事機暫兼權侍左侍郎